

书林漫步

“你能玩得起来吗？”

——赵红都《红口白牙》疵议

刘阶耳

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当年出版后，茅盾曾撰文热情地肯定鲁迅对小说“形式”的不遗余力探索的价值，认为《呐喊》收入的每篇作品各个采用的叙事“体式”几乎不重复。其实，每个特立独行的短篇小说家何尝不曾怀有“叙事”探险的虔诚或野心呢？新近读了红都的新作《红口白牙》（《大观》2015年2期），其风格面貌迥异以往，隐隐然也有类似的抱负或想法。

表面上看，该文似乎奇在因“人称”叙事混搭所致的结构“极简式”方式上，究其实却是对庸常人生“几乎无事的悲剧”的反理性体察上。有鉴于当下短篇性灵玩味迷失，“总体性”介入乏力，所以更令我悚然动容。以下——述之。

开始是“她说”，接下来两个轮次是“他说”；夫妻二人，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舞台表演般的絮叨、独白，组成了《红》叙事的三个“声部”。丈夫爱打麻将，妻子不悦；某晚被召回，妻子讨要说法，丈夫酣睡不应；次日，恋沫的丈夫无奈妻子“拍”打不已，求情、抵赖、恼火，一场冲突在所难免；最后借向妻子赔礼道歉的机会，丈夫替自己辩解，讲了一番深爱麻将的大道理。每个“声部”的讲述者，非但是文本的受述者，还分担了文本“叙述人”的职责；“她”若怨妇，“他”似文青，歇斯底里之际把责任、义务、利益、欲望、推诿、担承、己或群、俗与雅……完全搅拌在一起，以致“戏剧性”和“故事”遮遮掩掩的壁垒完全被拆除，这样的文本自然不会在“情节”的快车道上疾驰，相反却似乱石铺街似的散逸，把代表“太初有道”的“对话性”交往的“说”的存在属性，约定为其“情节化”的极弱单位，叙事颠覆性的指意关系所以显得尖锐、泼辣。《红》的“多声部”喧哗，的确非同凡响。

《红》的“多声部”叙事，可以就奥斯汀“言语行为理论”作出进一步的解释。“她说”/“他说”之明确标识的文本的“超叙层”，犹同“以言取效”，以期显示人物歇斯底里个性化表演的走向。然而嵌入其间的乃由具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所标识的人物的“独白”行为，实乃文本的“主叙层”，各个“以言行事”的心理大暴露，看似对峙的双方最终取得了和解，其实却不尽然。唯因文本是由两种“人称”叙述混搭组成，反映了叙述人/人物艰难的“对话”交往关系，文本总体熔铸的“话语行为”，势必将在取消常规叙事观念之于“情节”元素完整、统一要求的前提下，反而暴露出其确凿的实际诉说执行者（亦即“人物”）“言”/“行”实难统一、性格分裂的症候。从“情节”到“人物”，小说最基本的叙述元素显然和前述借鉴“人称”混搭、开辟长篇的话语施为拉开了界限。如果说当下流行的叙事是出于“情节”和“人物”戏剧性支配的需要无所不用其极，那么，红都无疑无视这样的规训，他意图挑战“对话性”交往的虚妄，从而最大限度地暴露其此在经受的“几乎无事的悲剧”无从回避的反思的本相。这般直接诉诸“元素”叙事的努力，自然不会堕入“戏剧性”凯旋的轨辙。《红》的最后一个“声部”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。

无论怎样，文本的前两个“声部”声情并茂的诉说，尚能辨析出相应反应发生、依托的“时间性”节点：头一天晚上及次日的早上；但最后一个“声部”未必属于直面相向的交谈方式，也极有可能发生在人物（丈夫）臆想状况下，属于该氏想入非非的内心独白。唯其如是，《红》则不致混同为一场低俗版的家事风波的“肥皂剧”。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；假如翩翩游扰的家庭“冷战”的现状，非得给出“大团圆”抑或悲剧的解决方案及结果，“情节”的逐步升级，“人物”的深层透视，势必锁定由因果的“封闭性”圈套，以期保障话语叙事严密合拢。该氏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嗜好球赛、麻将的合理与合法，只能激化矛盾，火上浇油，哪里有一丝和解的诚意？潜在的大男子意识的作祟，使之在“女汉子”般的妻子叨扰窘境下，力图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自省之路，难道不正是文本结尾充分开放式的叙事指向吗？

当下的生活际遇，以“文化研究”的认识思路而言，庸常“时间”的同质化更加剧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沉沦。迄今我们依旧依赖“诗化”的抵御话语，重建所谓的“新感性”，虽然不乏蕴藉，可还是略见其迂阔了。红都把握我们此在的机微，的确不吝自示，用一位诗人的名句来形容，他至少还没有混同为生活的“同谋”。《红》为之牛刀小试，我对他未来的写作充满期待。

车在信阳光山的青山秀水间回旋，去拜访的地方叫大苏山。山间有村，村中多为苏姓，因此北者为大苏山，南者为小苏山。

北齐天保年间，僧人慧思经过此地，见父老问其姓氏，答姓苏，又得知二山名，不由感叹：“我师告诉我，遇三苏则住。”于是，留而结庵，为净居寺，从此这里晨钟暮鼓，梵音袅袅，并成为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。

大苏山与苏东坡有一段奇缘。

北宋元丰三年(1080年)正月，山川寂寥，寒风正劲。夕阳西下，山路上，一个人蹒跚而行。他很疲倦，很狼狈，出汗梁，进信阳，将过光山而至贬所黄州。他与佛学有缘，知道净居寺的不凡，于是，沿着梵音走来，像倦鸟投奔暂时栖息的巢。

他曾官居太守，心怀社稷，却不屑官场潜规则，又偏偏才华盖世，名冠天下，因此，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，怀着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搜罗他的诗句，断章取义，歪曲污蔑，上纲上线。于是，下狱、酷刑，画押。于是，历史上有了臭名昭著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
“遥怜北户吴兴守，诤辱通宵不忍闻”。一位犯事官员被关在隔壁，诗句无意中留下了他狱中的待遇。通宵摧残，辱骂笞打，而侮辱摧残的竟是空前——也许绝后的文化巨人！

120多天的羁押，死亡，随时都可能到来。想到亲人，难言的悲怆之情涌上心头。“与君今世为兄弟，又结来世未了因”。这是他给弟弟的绝命诗。

假如冤死狱中，宋朝的天空该多么暗淡！中国文化史上会缺少多么耀眼的光芒！

后来终于被赦，贬往黄州。其实就是流放，去做一个有名无实无俸禄的团练副使(因为他，这个古代的单职职务如今也大名鼎鼎了)。腊月二十九日出狱，大年初一便被强令上路。告别妻儿老小，被押解着，孤苦伶仃地踏上路途，前往那个荒蛮之地。

光山是有情的。大苏山以苍翠和坚贞迎接

散文

大苏山

陈爱松

他，净居寺以宁静和庄严召唤他，以悠悠的梵音抚慰他。

他跪在寺中佛祖像前。回想自己的人生仕途，不由得潸然泪下。佛祖还在灵鹫山宣讲《法华经》吧？天龙八部正沐浴着佛祖的光辉吧？他甘愿脱离世俗，随天台二圣飘然而去，忘掉人间的是是非非，遁入佛门。

他登上大苏山。山顶有紫云塔，状若笔锋，直插云天。登塔南望，群峰环山，对面相依相伴者即为小苏山。他眼前一定浮现弟弟苏辙的面容。

他坐在山间读书。他一生最爱的是陶渊明。他一定想起了桃花源的故事。想起了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。想起了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

夜晚，漫步在竹溪边。溪中月影，渐渐熨平他内心的焦虑与苦闷。

数十载来，他以山水为知音，曾制作了芒鞋蓑衣，同妻子商定待儿婚女嫁后，携手去游历。谁知仕途险恶，为官之术，非自己所长。如今在寒雪地里，着草鞋，穿敝袍，日复一日地赶路，却是被驱赶到贬所。此行恐怕将永别故乡，流落他乡。今日在这三苏之地，他感到了归家的温暖与安心。

可是，家乡般的大苏山啊，却不得久留。他徘徊在竹溪前，再一次仰望那如烟如雾的空翠碧天。寺中钟声依依，仿佛殷殷相送。回头眺望我家的大苏山啊，天色已晚，我将到哪里投宿呢？

在这个世上，总还是有人懂得他的价值的。临行，僧人郑重地请他留下墨宝。他提前起笔，留下了《游净居寺诗并叙》。“……徘徊竹溪月，空翠摇烟霏。钟声自送客，出谷犹依依。回首吾家山，岁晚将焉归？”这首诗被后人镌刻成碑，立在净居寺内。人们又为他建学士祠，希望他长居此地，长伴苏山。历代不少高僧大儒、文人骚客，慕名而来，以游净居寺，步东坡诗韵，为人生乐事，幸事。有些人，在当世，或许是寂寞的。但他永远不缺隔世的敬仰者。

雨后的的大苏山，青翠欲滴，游人并不多。沿台阶而上，道旁有古碑，记载着他在此读书的故事。山腰松柏掩映处，出现了“东坡读书堂”。院子不大，瓦屋上有苔。斯是陋室，却自有一种从容与沉稳。读书堂中，他的诗被镶嵌在镜框内，挂在墙上。一位姑娘用当地话深情地朗诵着他的诗。堂正中，是他端坐的塑像，并不高，目光和平，神态宁静。看着他的面容，仿佛看着着亲人。他俯下身去，献上深深的敬意。

大苏山，净居寺，挽不住他的脚步，但大苏山用温情，铺垫了一条通向超然和洒脱的路，使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，习惯于淡泊和宁静。在寒冬雪地里，着草鞋，穿敝袍，日复一日地赶路，的信念，他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落魄，却越走越从容。走向文学书画艺术的顶峰，走向精神的家园。

他突起的腹中，装着绝世的智慧与才能，也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但若合了时宜，还是他吗？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。司马迁遭遇辱刑，杜甫一生困顿。他清楚前路艰险，却又无反顾。人格是宝石，在黑色的背景下更加光芒四射，明艳如霞。

有一座山叫大苏山。并不陡峭，却有一种无须张扬的气度。

大苏山，其实是人心中的一块碑，是历史的一枚印。碑文与印文，人们都知道。

文史杂谈

白梅与荥阳

刘阳

白梅村，有1600多年历史，位于江西省新余市西北24公里处，与新余市分宜县枣木山接壤。白梅村先祖就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习凿齿，他以一部皇皇巨著《汉晋春秋》五十四卷而名垂史册。

白梅村，有一棵高大挺立有着1700年树龄的柏树。在古柏树附近，有一棵300余年树龄的古樟树，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与古柏树风雨为伴，成为白梅村男儿的秀笔。古柏树旁便是晋代名士习凿齿(号山山)“半山学舍”遗址上重建的半山学校。

白梅村的牌楼雄伟气派，和敬堂庄严肃穆。在厅堂的四壁悬挂着历朝历代习姓名人的画像和事迹。东晋荥阳太守、史学大家习凿齿为人刚直、情操高尚、不慕荣禄、穷且益坚的品格和精神令后人敬仰，被习氏后人称为荥阳公。习凿齿隐居白梅后，其子孙绵延，益久益昌，良好的家教、家训、族风，形成了优秀的氏族传统，并代代相传，后裔人才辈出。梁代时有平江长史习文章；宋代有吉州刺史习有毅，乡贡进士习季达、习贵达、习允敬；明代有教谕习均谦、习怀清、习怀济、习怀恭，翰林院庶吉士、大堂寺卿、詹士府正詹习嘉言，礼部主事习刚如等历史名人。这古老的村落文化是根，是魂，是历史的记忆。

明朝嘉靖《荥阳县志》上有记载：名宦，习凿齿，襄阳人，武帝时为荥阳太守，有政声。明、清、民国的《梅田习氏》族谱6卷，《梅田习氏》族谱封面二是荥阳公遗像习凿齿，内文有《荥阳楹联》《荥阳祠联》《荥阳匾楹联》，在6卷《梅田习氏》族谱中出现荥阳二字达100多处。习凿齿墓碑上镌刻着“始祖东晋荥阳侯凿齿老爷，罗氏夫人墓”，右上刻着“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冬至吉旦”；右下款为“四十四孙玉梅、塘西习一本同孙合族重立”。无不显示着白梅与荥阳的历史渊源。



菊花鱼趣图 朱沙鸥 摄影

新书架

《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》

崔琦

这是一部寓言式的短篇小说集，也是一本“抵抗时间”的书。作者蒋方舟，本着青年写作者的诚恳，以这个喧闹时代少有的冷静，铺开荒诞离奇的情节，讲述了九个有关逃离的故事。每个故事都触动人心，最隐秘而矛盾的情感，真实尖锐锐结。是逃离还是回归？

九个故事虽各自独立，人物却彼此勾连，他们或是朋友，或是师生，或是过去的恋人。前一个故事的配角是下一个故事的主角，在前一个故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，却改变了后一个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。

其中《台北·自画像》里的女画家姜夕，同时活在两种人生中，画画对于她来说，与野心无关，

与热情无关，是为了逃避生活。

《拉萨·绿度母》中，唐鹏是《台北·自画像》里姜夕的前男友，唐鹏与姜夕，他要生活，她要逃避生活，于是两个人的生命线交汇又分离。唐鹏与姜夕，他们对未来有着共同的构想。但实际上，唐鹏一直活在构想的虚拟中，当他反省着要在婚姻中寻找一些脚踏实地的真实感，却丝毫不知这是他末日的序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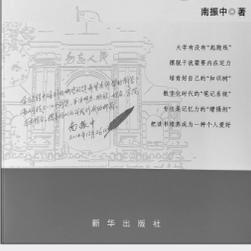
《三亚·手铐》中，柯宏志是《拉萨·绿度母》里唐鹏的好兄弟，一个有志无为的记者，失去孩子的父亲和有婚外恋的丈夫。他做的许多事，终究是对真空下的窒息做无望的对抗。

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，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始一段故事，就选择了所有经过和结局。

连载

大学该怎么读

给大学生的15个回答



南振中 著

气，没有这股子气，就不会有太大的出息！”我常想，为什么郑州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特别坚强？为什么多数毕业生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，有勇气、有毅力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历尽艰辛，终生不悔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母校重视对学生进行艰苦的磨炼。这是意志的磨炼，这是耐力的磨炼，这是

作风的磨炼，这是品格的磨炼。这是母校给我们的一笔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。

其次，母校激活了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《什么是教育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，而且要从教师的教学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，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。”母校老师抛弃了“填鸭式”的授课方式，采用启迪式、探讨式、互动式教学方法。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，观察事物的角度发生了变化，容易发现世间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，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。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，是母校给我们的第二笔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。

再次，母校促使我们养成了学习爱好和习惯。1960年刚入大学，我就被学校图书馆60多万册藏书吸引住了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喜欢读书的学生会被说成走“白专道路”。就在这一背景下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在广州发表了一篇讲话。他说：“帝国主义是敌人，封建势力是敌人，愚昧——几万人没有知识、没有科学知识，也是很大的敌人。”“不重视专业学习，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永远落后。”这篇讲话传到郑州大学以后，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，全校很快就兴起了学习热潮。教务处把北京大学中文系500种“阅读书目”印发给全校师生，供大家选读。图书馆延长了开馆时间；开架阅览室向学生开放。浓厚的教学和科研空气、良好的阅读环境，为我们开启了“知识之门”。白天，除了上课，我就到开架阅览室读书；夜晚，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小开本图书带到宿舍，仔细细读；星期日早饭后步行到河南省图书馆，涉猎中外名著，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。从大学毕业到现在，我的读书爱好未改，阅读兴趣未减。这是母校给我们的第三笔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。

“三笔精神财富”伴随着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征程，让我终身受益。祝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南振中 2015年3月5日

新闻后备军的知识圈——写给吴一凡同学的信

我们在吸收知识的时候，应该冷静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与我们未来从事的专业有多大的关系，根据与本职工作密切的程度，形成一环套一环的“知识圈”。

吴一凡同学：

你好！

在答卷中你提出：“怎样有效构建新闻专业人员的知识圈？”无论从事什么专业，渊博的知识都是获得成功的基础。这有点像盖高楼大厦。广州有一座现代化的33层大楼——白云宾馆。这座大楼估计有8万多吨重。为了支撑这样重的大楼，建筑工人住下打进287根钢筋混凝土桩。钢筋混凝土桩桩好比一个人获得成功所需的知识基础。基础不坚实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在吸收知识的时候，应该冷静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与我们未来从事的专业有多大的关系，根据与本职工作密切的程度，形成一环套一环的“知识圈”。新闻后备军的“知识圈”至少要有3个层次：

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，我国大学生宿舍条件不那么好，不仅没有电脑，而且为了节约，还规定了晚上熄灯的时间。即便如此，也没有影响舍友之间的交流与沟通。有的大学生宿舍熄灯后要进行半个多小时的卧谈，取名为“卧谈会”，话题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及专业课知识。这可以说是舍友交流的初级形式。近几年，大学生宿舍硬件条件有所改善，网络环境越来越好，在宿舍就可以获取各种信息，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宿舍当成“家”。在新形势下，可不可以把“小组合作学习”的理念引入大学生宿舍呢？四五个、六七个舍友，为达到共同目的，在学习上相互配合、相互激励、互惠互补。有一位硕士研究生告诉我，他们宿舍的同学合作交流的时间很多。在导师张淑华老师的带领下，几个同门学生建立了“学习型QQ群”，经常在群里分享一些观点和有参阅价值的论文。这种方式可供你参考。在舍友合作学习的过程中，你可以学会把自己融入群体，还会养成倾听和择善而从的良好习惯。这种宿舍文化一旦形成，对每个舍友都有好处。

半个世纪以前，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时，就得益于这种宿舍文化氛围。到了新华社山东分社当记者之后，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杨风山、潘广武志趣相投，经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哲学问题。有一次，我们到济南千佛山下散步，边走边讨论“矛盾的转化”。我说：“既然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，那么，对新闻工作不熟悉可以转化为比较熟悉，不适应可以转化为基本适应，关键在于能不能确定转化目标、把握转化方向、创造转化条件。”杨风山说：“人这一辈子不可能只干一种工作，懂得‘转化规律’，今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知道怎样去熟悉它，再大的困难也不会害怕！”千佛山下的议论使我们对“弱点转化”有了清晰的认识：千方百计创造条件，促使弱点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，这是新闻工作者成长的“杠杆”。掌握了这个“杠杆”，只要舍得花费气力，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。这就是与“身边人”交流沟通受到的启发。

既然你喜欢同“身边人”交流，而且已经从交流沟通中受益，那么，你可不可以向舍友合作学习方面作一点尝试呢？祝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南振中 2015年3月2日

三笔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——写给乔珂同学的信

母校留给我的“三笔精神财富”伴随着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征程，让我终身受益。

乔珂同学：你好！你在答卷中提出：“大学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求知阶段，在大学生涯中，您得到的最大一笔财富是什么？”我愿意回答你提出的问题。

首先，母校给了我们“艰苦的磨炼”。在母校学习期间，适逢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，吃的是“菜包饭”，喝的是菜叶子汤。半饥半饱，还要到建校工地提灰、搬砖、推车。中文系党总支和书记激励大家：“人要有一股子